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二辑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康素爱萝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法】乔治·桑



人民出版社

康素爱萝 (下)



康振海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十四章	(317)
第六十五章	(323)
第六十六章	(328)
第六十七章	(333)
第六十八章	(340)
第六十九章	(349)
第七十章	(356)
第七十一章	(364)
第七十二章	(374)
第七十三章	(388)
第七十四章	(393)
第七十五章	(398)
第七十六章	(406)
第七十七章	(410)
第七十八章	(415)
第七十九章	(421)
第八十章	(429)
第八十一章	(435)
第八十二章	(439)
第八十三章	(447)

第八十四章	(453)
第八十五章	(459)
第八十六章	(465)
第八十七章	(475)
第八十八章	(489)
第八十九章	(499)
第九十章	(507)
第九十一章	(513)
第九十二章	(519)
第九十三章	(526)
第九十四章	(536)
第九十五章	(547)
第九十六章	(556)
第九十七章	(565)
第九十八章	(575)
第九十九章	(582)
第一〇〇章	(589)
第一〇一章	(595)
第一〇二章	(603)
第一〇三章	(612)
第一〇四章	(618)
第一〇五章	(623)
结 局	(629)

第六十四章

就这样，姑娘身不由己地休息了将近三个小时。突然，她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了。她微微睁开眼睛，不远的地方有个男人俯在岩石上，全心全意在饮着泉水，不讲究姿势和礼节，把嘴凑到水面上，就像她刚才那样。康素爱萝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但从她躲起来的地方对这个不速之客再瞥一眼后，便安下心来。因为，他看来不太注意她。与其说他是男人，还不如说是个孩子；看样子他至多十五六岁，个子瘦小，脸孔黝黑蜡黄，既不俊也不丑，这时面孔上显出一片宁静和无忧无虑。

凭着本能，康素爱萝放下了她的面纱，一动不动，心想，如果这个过路人准备不理睬她，最好还是假装睡着，以免引来难堪的问题。透过面纱，她注意着陌生人的一举一动，等待着他捡起搁在草地上的拐棍和褡裢，继续赶路。

但她马上看出，那个男人决定休息一下，甚至吃些东西，因为他正在打开小干粮袋，从中掏出一大块黑面包，认真地切开，大口大口地嚼起来，不时地对睡觉的姑娘偷偷瞥上一眼，小心翼翼地打开和折叠好弹簧小刀，恐怕弄出响声，好像他怕惊醒了她。这种尊重的表示让康素爱萝完全放了心，她的旅伴专注地吃着面包，勾起了她空腹的难受。她肯定，这是一个可怜的过路人，不是个本地人，这是上天赐给她的意外的救助，她认为自己应该利用才是。面包很大，这孩子不会太过于缩减自己的胃口就能给她一小部分。于是她站起身，假装擦擦眼睛，就像她刚刚睡醒似的，用自信的目光瞅着小伙子，万一他不像现在表现的那样，改变了彬彬有礼的态度，她也能镇住他。

孩子发现睡觉的姑娘站起来，便有些慌乱，垂下了眼睛，末

了，康素爱萝想装得严肃、却不由自主地变得和蔼善良的脸容使他胆壮起来，他用柔和动听的嗓音跟她说话，康素爱萝对他的好感骤增。

“喂，小姐，”他对她说，“您终于醒了？您睡得可真香，我一直恐怕自己失礼呢。”

“你这样讲礼貌，待人又殷勤，那请你替我办一件小事吧。”康素爱萝回答他。

“听您的吩咐。”年轻的旅行者说。

“如果你够吃的话，你能否把你的午餐卖给我一小块儿？”

“卖面包给您！”孩子惊讶地满面通红，“噢！如果我有顿午饭，我不会卖给您吃！我宁愿送给您。”

“那么你就送给我吧，不过，我将来要买一顿更好的午餐还你。”

“不用，不用，”他说，“您瞧不起我吗？您骄傲得不肯接受我的一小块儿面包吗？您瞧，我只能给您这点。”

“那么，我就接受了，”康素爱萝伸出手来说，“你的好心肠真要令我脸红了。”

小伙子快活地嚷道：“拿着！拿着小刀和面包，你自己切吧。不用客气！我饭量不大，口袋里的面包足够我吃一天的。”

“你很容易再买到面包吗？”

“面包不是任何地方都买得到吗？得啦，如果您想让我高兴的话，您就吃吧！”

康素爱萝感到不陪他吃些就是不尊重她的东道主的热情了，于是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下，狼吞虎咽起来。

“您的胃口多么好呀！叫人看了也舒服。”孩子说，“我碰到您真是运气；瞧，把这些全吃了吧，请相信我；尽管这地方看来很荒凉，我们今天会在大路上找到人家。”

“你对这里不熟悉吗？”康素爱萝不经意地问。

“我是第一次从这儿过，我刚走过一趟，眼下我正要回到那儿去。”

“那儿是什么地方？是维也纳吗？”

“是的，是维也纳，您也去那儿吗？”

康素爱萝不知道是回避他呢，还是接受这个旅伴，于是装着心不在焉的样子，没有立即回答。

“嗨！瞧我说什么来着？”小伙子说，“像您这样美丽的小姐不可能独自一人到维也纳去。可您是在赶路呀。”

康素爱萝想摸一摸底，搞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她能信任他，于是决心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

“你是皮尔桑人吗？”她问道。

“不是，”孩子回答，他坦诚地回答，“我是匈牙利的罗赫鲁人，我父亲是那儿的车匠。”

“你为什么跑到离家乡那么远的地方？难道你不想从事你父亲的职业？”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我父亲是一名车匠，而我不是；可他同时也是个音乐家，我想有朝一日成为音乐家。”

“音乐家？好极了！这是个好职业！”

“这或许也是您的职业吧？”

“你怎么没到皮尔桑去学音乐，据闻那是个硝烟弥漫的城市，是吗？”

“噢，不！我要去那儿办一件事，我回到维也纳是想在那儿谋生，同时也想继续学习音乐。”

“你学哪一门？学习器乐还是声乐？”

“到目前为止我两门都学。瞧，我有小提琴，让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嗓子也还算可以。但我雄心很大，我想走得比

这一切都远。”

“兴许是作曲呢？”

“您说对了，在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作曲的念头。还有一个好旅伴在我的口袋里，是一本厚书，我把它拆成几部分，为的是在到处跑的时候可以带上几本；我走累了，就坐在一个角落里，仔细研究一会儿，从中得到休息。”

“这种方法看书是再好也不过了。我敢打赌，这是福克斯的《向帕纳斯山前进》。”

“正是。啊！我看出来了，您是个行家，我敢肯定您也是个音乐家。刚才您睡熟时，我仔细打量过您，心想：这不像德国人的脸孔，是个南方的脸型，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更进一步，这是一张艺术家的脸孔！因此，您向我要面包时，我十分高兴；现在我看出来了，虽然您的德国话说得非常流利，但您有外国人口音。”

“你也可能搞错。你有意大利人的肤色，你也没有德国人的脸型，可是……”

“噢，小姐，您很坦诚。我有非洲人的肤色，我的圣埃蒂也纳教堂唱诗班的那些同伴都习惯叫我摩尔人。我刚才真有点儿惊讶，当我看到您孤身一人睡在树林里。我对您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我想，或许是福星高照，引我来到这儿，碰上一个好心人，能够帮助我。总之……您愿意让我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您吗？”

“大胆说吧。”

“看到您面皮白净，穿着华丽，不像一个可怜的流浪者，又看到您有一只包裹，我便猜测，或许您同一个外国人……一个艺术家有联系。噢！是一个大艺术家，就是我要去寻找的那一个，我会得救并因此而快乐，如果我能得到他的保护。嗨，小姐，请把真相都告诉我吧！您是附近宫堡里的人，您是在附近办什么事吗？您肯定知道巨人城堡。”

“里埃桑堡吗？你去里埃桑堡吗？”

“我至少想到那儿去；我在这该死的树林里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走出去，尽管克拉托维的人已指点过我。幸好您认识里埃桑堡，请您告诉我，这儿离那里还远吗？”

“你去里埃桑堡要干什么？”

“我想去找波尔波莉娜。”

“当真！”

康素爱萝惟恐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说不准他会在巨人城堡谈起她，于是她恢复常态，神情冷漠地问道：

“请问，那个波尔波莉娜是谁？”

“难道您不知道？唉！我看您肯定没有在这个地方呆过。既然您是音乐家，又知道福克斯的名字，那您必然知道波尔波拉的名字喽？”

“可你呢，你认识波尔波拉吗？”

“还不认识。正因为我想认识他，才想得到他有名的高徒波尔波莉娜小姐的保护。”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讲给我听听？或许我能跟你一块儿想办法找到那个宫堡和那个波尔波莉娜。”

“我把我的身世全部告诉您吧。我出生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好车匠。他同时也是圣器室管理人和村里的大风琴手；我母亲是当地老爷家的厨娘，嗓子很好；在工作之余，我父亲经常晚上弹起竖琴，为她伴奏。就这样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音乐的爱好。

“我的堂兄弗兰克是汉堡音乐学校的一名教师，有一天我正拉着想象中的提琴时，他来看望我们，对我表现出的如痴如醉很是欣赏。他认为这是一个奇异天才的预兆，他带我到了汉堡，我在那儿接受了三年十分严格的音乐教育！他的指挥棒打出的节奏让我的手

指跳动，让我的耳朵感觉到美妙的延长音、滑音和装饰音！我一直满怀信心。我学会了写和读；我有一把真正的提琴，我学会了初步的技巧、唱歌和拉丁语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我一直信仰天主；大概是偶然，更可能是天意，大约八岁时，一个维也纳大学教唱诗班的指挥雷特先生来到我堂兄家里。我被介绍给他，等我非常轻松地当场演奏出一个初次见到的曲子时，他对我非常亲热，把我带到维也纳，让我进了圣埃蒂也纳教堂的唱诗班。

“在那里每天只有两小时的活动；在这两个小时里自己可以支配时间，可以自在地闲逛。但是对音乐的激情抑制了我对业余消遣的爱好以及孩子的情性，一听到管风琴的乐声，哪怕我正在广场上同伙伴们玩耍，我也会立即丢开一切，跑回教堂，沉醉在歌声和伴奏之中。晚上，在街上，在窗下，哪里发出音乐会的乐声，或者听到动听的歌喉，我就会在哪里忘记自我；我好奇爱学，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和懂得一切能打动我耳朵的东西。我非常想作曲。当我十三岁时，在不知道任何作曲规则的情况下，我就大胆地写了一首弥撒曲。当我把乐谱拿给我老师雷特看时，他劝我创作之前先要学习。他说得倒容易，我无力支付那里的学费；我们家穷，我父母亲不可能既供我生活，又去供我学习。有一天我收到了父母寄给我的六个弗罗林，我就用它买了刚才我们看的那本书，还有马特松的曲谱；我迫切地研读起来，从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我嗓子提高得很快，被认为是唱诗班最美的歌喉。我逐渐感到自己的脑子发展了，思想一天天地成熟；但我惴惴不安地接近了限定的年龄，按照教堂的规定，必须离开唱诗班。眼看着我既没收入，又得不到保护，更没有老师，我考虑在教堂的八年工作是不是我最后的学习阶段，是不是一定得回到家里去闭门造车。我十分忧虑地看出，雷特老师待我很粗暴，他并不关心我，一心想赶快送我回去。我决不应该得到

这样的对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讨厌我。有几个伙伴说，他嫉妒我，因为他觉得我要作曲的尝试是一种音乐天才的流露。那些被他发现比自己有才干的年轻人向来惹他厌恶，他要让他们泄气。我无法接受这种因为他要满足虚荣心而导致我失宠的解释。他把我看做一个自高自大、好高骛远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还有，”康素爱萝打断他说，“看来那些老教师不喜欢理解的速度比他们教学还快的学生。不过，告诉我，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约瑟夫。”

“约瑟夫，姓呢？”

“约瑟夫·海顿……”

“我会把这个名字记住，有朝一日，你成名成家，我就会想起你的故事给我的兴趣，就知道该怎么看待你老师的厌恶。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年轻的海顿又继续讲下去，康素爱萝为穷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命运关系所激动着，仔细打量着这个唱诗班孩子的脸。这副瘦削的、满面愁容的脸在侃侃而谈中显出格外的激动。他的蓝眼睛闪闪发光，流露出和蔼可亲、狡黠精细，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绝不是才思平庸的人。

第六十五章

“不管雷特老师出于何种原因厌恶我，总之他待我十分粗暴，而且是因为一个很小的过失。我有把新剪刀，我是个地道的小学生，凡是落在我手里的东西，我都要试一试这把剪刀。我的一个同学一直想用他的长发扫掉我用粉笔写在石板上的字，可就是无法做到；他刚一转过头，我脑中就闪过一个要命的念头！咔嚓！我的剪

刀张开，那个同学的长发掉到了地上。我的所有动作都被老师秃鹰般的眼睛扫视到了。我的伙伴还没有发现他刚刚不幸被剪掉了的头发，我已经受到了责骂，被记上做出了不道德的行为，没有经其他形式的裁决，就被赶走。

“我是在去年十一月被赶出唱诗班的，那是晚上七点钟，我没有钱，没有别的衣服，除了这件身上穿的皱皱巴巴的衣衫，我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一时间我感到绝望。看到自己受到严厉的责骂并被驱逐出来，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后悔不该剪掉那绺头发以及那段丝带，开始悲痛欲绝地哭起来。我看见，被我侮辱过的那个同伴也哭着从我身边走过。我真想过去投到他的怀里，他的脚下！但我把耻辱深埋在心里，我没敢这样做。大概那个可怜的孩子哭的更多的不是他的长发，而是我的不幸。

“我在街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圣埃蒂也纳教堂唱诗班的假发师凯勒走到我身边。他刚给雷特老师做完头发，雷特老师把我的恶作剧告诉了他。因此，凯勒看到我哭丧着脸，便哈哈大笑，挖苦了我一顿，他冲着我喊：‘千真万确！这就是假发师的灾星！嘿！抢头发的好家伙，剪头发的小刽子手！好，让我剪掉你所有漂亮的黑发，换上你剪下来的长发！’我又是气恼，又是惭愧，以为成了众矢之的，用手捂住了脸，正要逃走时，善良的凯勒又把我叫住了。‘倒霉蛋，你打算去哪儿呀！’他对我说，‘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又没有朋友，良心上带着这样的罪过，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得啦，我可怜你，尤其是因为你的好嗓子，到我家里去吧。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只住在六层楼的一间房里。我们的地方有些空余，因为没人住我租下的七层楼的阁楼。你到那里去住，你跟我们一起吃饭，直到你找到工作为止；不过，前提是你尊重我顾客的头发的，别用你的大剪子去试我的假发。’”

“我跟着我的救命恩人凯勒，我的再生父亲往前走。他自己是

个可怜的手艺人，除了为我提供吃住以外，为了能让我继续学习，他还好心好意支给我一点钱。我租了一架被虫蛀遍的羽管键琴；带着马特松和福克斯的著作躲在阁楼里，充满激情、无拘无束地进行作曲。正是从这时起，我才把天主看做自己的保护人。埃马努埃尔·巴赫最初的六首奏鸣曲在整个冬天里给了我快乐，我自以为已经很纯熟了。同时，上天为了奖赏我的恒心和我的热情，让我找到一点事糊口，偿还我亲爱的恩人的情意。每个礼拜天，我先在慈悲神甫教堂作第一提琴手，然后在霍格维慈伯爵的礼拜堂弹奏管风琴。此外，我还找到了两位保护人。一位是神甫，他写了许多意大利诗歌，人们一致认为写得十分美，很受陛下与皇后的赏识。他被人们称作梅塔斯塔齐奥先生。因为他同凯勒住在一幢楼里，我给一个女孩——据称是他的侄女上课。威尼斯大使阁下是我的另一个保护人。”

“是高尔奈老爷吗？”康素爱萝急切地问道。

“啊！您认识他吗？”海顿说，“是梅塔斯塔齐奥神甫引荐我去他府上的。我的雕虫小技得到了他的认可，大使阁下答应让我能听到波尔波拉老师的课程。他的许诺让我激动不已，我要成为这样一个伟大教师、天下第一音乐教师的学生呵！要学会作曲和意大利艺术精确纯粹的准则呵！我感觉自己获救了，我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师了。唉，尽管大使阁下一番好心，但他对我的许诺不像我庆幸的那样容易兑现。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机会接近波尔波拉先生本人，如果我得不到他身边的人的鼎力推荐。据说这位鼎鼎大名的教师脾气古怪，他对某些学生非常无情，又颐指气使，而对某些学生则很慷慨，很关心，始终如一。看来，比起波尔特拉，雷特老师不值得一提，只要想起要见到波尔波拉，我就不寒而栗。虽然他一口拒绝了大使对我的推荐，他表示不愿再教学生。因为我知道高尔奈大使阁下一再推荐，所以我还存有希望，我决心耐心忍受最无情的

侮辱。只要他教给我一些东西，哪怕被他一面教一面骂。”

“你下的决心会大有成效的，”康素爱萝说，“这个伟大教师的严厉和暴躁性格被夸大了。你满怀希望是对的；如果你具有我在我身上预感到的真正音乐天赋，有耐心，能一味服从的话，如果你在开头暴风骤雨般的责备声中没有头晕目眩的话，如果你学了三四课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理解力和敏捷的判断力的话，我向你保证，他将对你是最认真、最和蔼的老师。”

“噢！您真让我太高兴了。看得出您认识他，您也许也认识他那有名的学生，新封的罗道斯塔特伯爵夫人……波尔波莉娜……”

“你是从哪儿听说过这个波尔波莉娜的，你找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向她要一封给波尔波拉的推荐信，待她去了维也纳，得到她的大力保护，做做他的工作；因为，等她同里埃桑堡有钱的老爷结婚以后，她必然会去维也纳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婚姻的？”

“那是碰巧。实话对您说，上个月，我的朋友凯勒获悉，他的一位在皮尔桑的亲戚去世了，有一点财产留给他。凯勒既没法，也没时间跑这一趟，他生怕这份遗产还抵不上他跑一趟的费用和浪费的时间。我刚收到一些佣金，我提出替他跑一趟，拿回他的利益。我到了皮尔桑，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凯勒接受的遗产手续具结了。从皮尔桑回来，昨晚我经过一个叫克拉托维的地方，我在那儿住了一晚上。旅馆里挤满了人，有一个胖子，别人都叫他维特兹琉斯大夫，他对邻座的人说：‘你们知道吗？阿尔贝·德·罗道斯塔特伯爵，就是那个疯子，居然娶了她堂妹的音乐教师，一个叫花子，女冒险家，据说她在意大利是个唱戏的，被老音乐家波尔波拉拐走了，他玩厌了她，又送她来里埃桑堡栖身。事情做得十分隐密，那天我被叫去诊治她的恶性高烧，起初大家一点儿也不清楚那

位小姐害的什么病，为什么会痉挛。可是，我刚刚把过她的脉，阿尔贝伯爵便像疯子一样向我扑来，把我赶走，不许我再回到房间里。这一切的经过都很诡秘。我想，年老的女司教会员承担了看护的工作，可怜的老太太还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场面。但最妙的是，大家都知道，那年轻的伯爵年月不分，不知道如何计算时间，自以为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振振有辞地对家里人说，他们必须同意这门最棒的亲事，如果不希望看到他再一次发疯的话。’”

“噢！真卑鄙！真可恶！”康素爱萝不由自主喊了起来，“简直是编造流言蜚语，罗织离奇恼人的故事。”

“别以为我信了他的话，”约瑟夫·海顿又说，“这个老医生的脸又凶又蠢，不用别人拆穿他，我已经肯定了他在信口雌黄。他一讲完他的故事，就有五六个他身边的青年站在那姑娘一边；我这才知道了真相。他们纷纷赞美波尔波莉娜的纯洁、美貌、妩媚、聪明和无与伦比的才华。他们都赞成阿尔贝伯爵对她的激情，羡慕他的幸福，赞赏老伯爵允许他俩结合。维特兹琉斯大夫被看作神志不清、说话颠三倒四的人；因为人们谈到波尔波拉老师十分看重他的学生，让她姓了自己的姓，于是我想到要去里埃桑堡，投到未来的或者新的伯爵夫人的脚下（因为据说已经举行过婚礼，为了不触犯宫廷只好保守秘密），把我的身世告诉给她，求她帮助，使我成为她那大名鼎鼎的老师的学生。”

康素爱萝沉思了一会儿；约瑟夫关于宫廷的最后几句话让她震惊。但她又迅速恢复了镇定，对他说：

“你别去里埃桑堡了，你在那儿找不到波尔波莉娜。她并没与罗道斯塔特伯爵结婚，那桩婚事是无稽之谈。提到过这件事，确实不假；我相信这对未婚夫妇很般配。尽管波尔波莉娜对阿尔贝伯爵有无限的敬意、深深的尊重和牢固的友谊，但她认为这样一件严肃的事不应该轻率地决定。她一方面衡量了自己会对这个名门望族带

来的损害，另一方面衡量了这样一来要放弃她从事的神圣的艺术，她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各方面牺牲都很大，应该征求一下波尔波拉的意见，并且让年轻的伯爵有时间考验一下，他的激情是否经受得住她的离别。于是，她临时决定步行到维也纳，几乎身无分文，又没有向导，但希望给亲爱的人带来理智的休息，不要奉献给她所有财富，只带走她对艺术家行业的自豪和洁身自好的证明。”

“噢！她这样做，她的心灵太高尚了！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女艺术家！”约瑟夫熠熠发光的眼睛盯着康素爱萝，嚷着说，“我正是跪在她面前，正在对她说话，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

“确实她向你伸出了手，把她的友谊、她的劝告和她在波尔波拉面前对你的支持给予你；依我看，咱俩是要走同一条路；我们即将动身去维也纳，去听同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课，如果天主保佑的话，就像它保护所有信仰它的人那样，就像它至今保护我们两个人一样。”

“谢天谢地！”海顿嚷着说，把双臂伸向天空，快乐得流出了眼泪，“我看到您睡在那里，就感觉到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在您身上，我的未来和我的生命都把握在您手里。”

第六十六章

两个年轻人亲密地交谈起来，他们决定必须好好安排一下，好走到维也纳。首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袋掏出来，数一数钱。康素爱萝还算有钱的一个，可他俩凑在一起的钱只够徒步旅行，不必挨饿和露宿野外。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康素爱萝下定了决心。尽管她表现得豁达欢快，可约瑟夫还是忧心忡忡。

“你怎么啦？”她对他说，“你可能认为与我同行很麻烦吧。我保证我比你还能走路。”

“您应该比我能干，”他回答，“对于这个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您这样漂亮，每一个人的目光都会贪婪地盯着您，可我这么瘦小软弱，我只能为您牺牲自己，但是我可能没有力量保护您。”

“我可怜的孩子，你想到哪儿去啦？如果我很美丽，能将众人的目光吸引的话，我想，一个自爱自重的女人，因为她的镇静自若，总会慑服别人。”

“在这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大兵和无赖的路上，无论您是美是丑，是年老是年轻，是谦虚是傲慢，您都将不会安全的。我们没钱，倒可以避免他们大显身手，可您是个女的，足以挑起他们的兽性。我正认真思索着换一条路走；皮泽克和布德韦斯是打过仗的地方，遣散的部队和散兵游勇总要经过，我们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如沿着莫尔达夫河往下走，绕着荒无人烟的山谷往前走，大兵们在那儿找不到什么可以挑起他们贪婪和抢劫欲望的东西。我们沿河一直向雷什诺走去，一过弗雷斯塔特，就进入奥地利。我们一旦踏上帝国的土地，就会受到警察的保护，那儿的警察可比波希米亚的警察厉害得多。”

“你认识这条路吗？”

“我连存在不存在这样一条路都不清楚；但有一张小地图装在我口袋里，离开皮尔桑时，我本来打算回去要穿山越岭，游览一下。”

“那么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认为你的想法很好，”康素爱萝看着约瑟夫打开的地图说，“这一带到处都是茅屋和人行小道，可以接待缺钱轻装的人。我看在这儿确实有一片山脉，能够一直把我们引到莫尔达夫河的源头，再沿着河往前走。”

“这是最大的波埃姆—瓦尔德山，其最高峰就在这一带，是波希米亚和巴维埃尔的边界。我们在山岗上走，很容易走到波埃姆—瓦尔德山；从山岗上可以发现峡谷从左右两边往下通到两个省里。